



母亲与薜茘

□ 庞余亮

1
“薜茘”是什么?
还是不要说“薜茘”。我想先说一说母亲的化妆品。从我记事时起,能幸运出现在母亲那只铁皮化妆盒里的,只有一样,叫蛤蚧油。蛤蚧油在老家人的口中又叫“歪歪油”。比蛤蚧油高级一点的是雪花膏。可以用瓶子去供销社代销点“戥”的雪花膏。比雪花膏更高级的是百雀羚。而雪花膏和百雀羚,与母亲没有关系。

2
蛤蚧油可是母亲冬天才用的化妆品。那是防止手脚皲裂的护肤品。在冬天之外,母亲最喜欢的就是栀子花和“川樱”了。栀子花开的时候,母亲的身上总洋溢着栀子花的芳香。开始我家没有栀子树,栀子花是母亲用换工的形式向人家讨来的,完全开花的不多,母亲就把花苞放在水碗里养着。真是奇怪,在清水里,仅仅一夜,栀子花苞就放开了。后来我家也有了栀子,是母亲跟人家讨来的一根枝条。栀子花的插栽成活率不高。母亲费了心事,先把栀子枝条插在秧田里养出根须,再移植到庭院里,一下就成活了。第二年就打苞开花了。母亲从来不允许姐姐她们用手摘,而是小心翼翼地剪。她是怕栀子疼。

3
在栀子的花季之外呢,就是母亲最钟爱的“穿英”(老家人的发音)了。“穿英”是老家人的叫法。几乎每家都有一盆这样的女人专用的植物。叶子有点像药芹,味道也有点像。但肯定不是药芹。长法也比药芹娇嫩,它的肥料必须是头发。有的人家刚刚移植的时候,没有更多的头发,就得去跟那个驼背的理发师要一些。而母亲不需要,她每天都梳头,她把长长的发盘起来,在脑后“窝”一个“髻”来。那“髻”再用“网髻”网起来。母亲梳妆完成之后,她总是小心地把落发收集起来,然后再围在“川樱”的根部,仿佛是给孩子围围脖似的。给“穿英”喂好头发之后,母亲会在翠绿而蓬勃的“穿英”中选择一枝,然后掐下来,用手用力一拍,再插到“髻”后面。“穿英”那奇特而清新的芳香就出来了,母亲很是享受这样的过程,每当完成了这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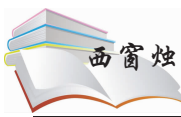
序,母亲的表情很是幸福,仿佛有一缕祥云正萦绕在母亲的头上。

4
离开家乡三年后,母亲去世。那盆栽在破脸盆里的“穿英”也就萎掉了。那时的老家,很多人家已不长“穿英”了。我很想写写这个植物。写一写母亲在天井里拍“穿英”叶子的声音。可我不知道“穿英”的写法。又过了十年,我还是不知道“穿英”的写法,是什么样的植物。期间,我还问过许多老家的文友,有人直接说不知道。我开始不相信,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样常见的植物呢。要知道,大多数船民家的棚顶上的几盆植物中,除了万年青,除了女儿葱,一定有用头发养育的“穿英”。后来我想通了,我母亲的年龄比文友们的年龄大得多,母亲生我的时候已44岁了。“穿英”应该是属于一个化妆品无法也不能流行的时代。那是贫穷时代的贫穷女儿所珍爱的“化妆品”啊。

5
“薜茘”是什么?
母亲不识字,她总是希望我好好读



薛宏金 摄



在水之湄,在林之中

□ 阙雅萍

1
谁能说出秋天的秘密?沉静、广博、苍凉、简练。犹如一丛从根植于水中的杉树,一半呈现给天空,另一半深埋于自己的影子里。身体里蕴藏着汨汨流水,从空旷的秋天出发,却又如呼吸般沉默。
从水边出发的人。我生活的半径在不断扩大、延伸,走过很多路,看过很多景,岁月的风尘不必再说。从水边出发的人,你找到回家的路吗?小镇李中的这一片绿水,这一片丛林,可曾像母亲一样抚慰了你隐秘的疼痛?

水,这生命之水,绿;这岁月之绿。
白鹭。无数的白鹭。在清风里摇曳,在湖面上招手,在树林里织造着芬芳,在林荫道里渐渐老去。
白鹭的信仰是池杉,池杉的信仰是绿水,绿水的信仰是秋天,秋天的信仰是故乡。

2
在恒久而深沉的美景面前,在小镇李中的水上森林里,让我们远离一切修辞吧。把心沉下来,再沉下来。以绝对的静谧,去聆听,去感受,去呼吸。从水边出发的人,听到了鸟儿的私语吗?从水边出发的人,听到了森林的脉动吗?从水边出发的人,听到了绿水的呢喃吗?从水边出发的人,听到了故乡

在召唤吗?
雾锁虹桥,水流湍湍,绿荫千里。秋风吹破了绿水,秋风摇曳了心事。故乡,我已两手空空;故乡,我已满身风霜,我厌倦了人世间的繁华与漂泊。请让我在你的呼吸萦绕里静静地等待安稳岁月的到来。

小镇李中的水上森林,你在静止之中创造了永恒,在沉默之中解释了生活的谜语。

3
一艘艘小木伐行驶在水中,木伐的旅程是生命的旅程,木伐的颠簸是命运的颠簸。黝黑健壮的舢公把那兴化小调以祷词的方式唱得人心碎。那是我童年的歌声,是舢公半生的记忆,当他的船儿划过这条河时,我们的光阴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过去了。

我的童年,我的舢公,我的故乡,我们以歌声缅怀的是岁月流逝的伤痛吗?时间用沧桑加冕了生命。来吧,让我们揽过岁月的金杯,畅饮回忆的美酒。我们都知道:“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

我们的木伐继续行驶在水面上。伫立在水中的森林啊,当看尽了岁月更迭,风云变幻以后,你才把根更深深地埋植于故乡的泥土。

4
从水边出发的人,用手触摸着那刻满年

书。而我很是惭愧,竟然不能说出“穿英”的名字。“薜茘”这个词,在一个秋天,和我迎头相撞。一个去植物园的机会,让我与“薜茘”重逢。“薜茘”是一种自古代就有名的香草和中药。是妇女专用的香囊的填充物,也叫“川芎”,是治女性偏头疼的中药。古乐府写过它:“上山采薜茘。”唐诗中写过它:“薜茘亦是王孙草,莫送春香人客衣。”宋词中写过它:“薜茘白芷愁烟渚。”《本草纲目》写过它:“薜茘……其茎叶靡弱而繁芜,故以名之。当归名蕲,白芷名离。其叶似当归,其香似白芷,故有蕲茝、江离之名。”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中,“薜茘”还出现在大观园中过,是贾宝玉口中说出来的(真有点像在指责得了健忘症的我):“……还有什么丹椒,薜茘,风连。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

“薜茘亦是王孙草,年深岁改人不识。”一个失眠之夜,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两句。

“薜茘”就是母亲当年每天清晨都插在发间的“穿英”啊。

“穿英”,应该是“川芎”的串音。

6
“薜茘”、“蕲茝”、“江离”、“川芎”。我还是喜欢它叫做“穿英”。
“穿英”,多么像一个穿着补丁衣服梳着一条粗辫子清清爽爽的穷人家的好女儿。

父亲的档案,是一幅幅硝烟弥漫的战争画卷,是一枚枚铁血铸就的荣誉勋章。——题记

父亲曾经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回乡后,父亲一直在村里耕地种田。两年前,父亲不小心跌倒,左胯骨骨折。从此,父亲便卧床在家。

父亲是什么时候参军的?在哪个部队服役?到底有没有打过仗?……

我虽在父亲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但却没有认真地问过他当兵的事情。平时少言寡语、朴实本分的父亲也从未向家人或者别人详细地讲述过他当兵时的情形。看到日夜以床为伴、日渐消瘦的父亲,我忽然产生了这一系列的疑问。因为时间久远,家里已经找不出能见证他曾经当过兵的物件了。

父亲现在86岁了,如果他20岁参军,事隔60多年了,还会找到他的档案吗?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带着工作单位的介绍信,在这个秋天的一天下午,走进了市人武部。

档案室,坚固密封,近乎恒温。军人档案,浩如烟海。在档案管理员细致的检索下,我终于在一个色泽枯黄的纸质档案袋上,看到了父亲的名字:陈来新!

那一刻,我心潮激荡,血流奔涌。我几乎是颤抖着手捧起这份年代久远的档案!

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尘封了60年的档案,我不仅看到了当年那些似刺刀般刻划出来的刚劲有力的手写字,竟然还看到了一张父亲在抗美援朝期间佩戴军功章时脸庞坚毅而又英俊的黑白照片。

得到管理员的许可,我将父亲的部分档案进行了复印。这之后,沿着档案中那些斑斑驳驳的文字,静听病床上父亲复活的回忆,走进本市范围内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找印迹,我触摸到了当年那个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年轻父亲。

“陈来新,1928年3月生。8岁放牛,9岁种田。家有母亲、兄妹四口人。每年春天,都得外出讨饭。1947年6月25日本乡参军,时年19岁。本人成分:雇工。”

父亲的档案里,第一页是这么写的。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正如档案里所写,他8岁给地主放牛、9岁就下田干活了,一个年少羸弱的身子就开始承担种地之苦。父亲16岁时,36岁的祖父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而过早离世。身为长子的父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带着两个弟弟,没日没夜地在地主家拉犁种地,做着长工。但即便父亲、二叔、三叔拼死拼活地干着苦工,也无法喂饱一家人的肚子。因而,每年三四月份,祖母会带着几个儿女外出逃荒度日。

1945年7月,家乡一带获得解放。在随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祖母家里分到了十亩薄田,祖母终日愁苦的面容一下子舒展开来,一家人终于彻底结束了出卖苦力、寄人篱下的辛酸日子。

1947年6月,为了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全国解放运动之中,同时也为了肃清兴化境内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和地方“还乡团”“自卫队”武装,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当时的兴化县委动员参军的号召,组织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年仅19岁的父亲和本村20多名适龄青年都成了参军对象。

那年6月25日清晨,满载着新兵的“大花船”在锣鼓喧天和阵阵鞭炮声中,徐徐驶离村中心的那个水码头。“啪通”一声,岸上的祖母忽然拨开密密送行的人群,奔上码头,跳入河中,追向“花船”。她边游边哭喊:“儿啊,我舍不得你走啊!”站在船舱的父亲,侧身回望,默默无语,却泪花闪烁…… (一)



父亲的档案

□ 陈明干